

明

史

明史卷八十八

志六十二

河渠四 漕河下

隆慶元年正月衡請罷上源議惟開廣秦溝堅築南
長堤帝可其奏是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從徐入洪
五月新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
謝溝閘下沽頭閘中沽頭閘上沽頭閘金溝閘過沛
縣又經廟道口閘湖陵城閘孟陽閘八里灣閘穀亭
閘而至南陽閘新河自留城而北經馬家橋閘西柳
莊閘滿家橋閘夏鎮閘楊莊閘硃梅閘利建閘至南
陽閘今舊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薛河

沙河注其中壩三河口築馬家橋堤退水俱入秦溝而運道大通帝加衡太子少保衡復請以舊河官夫改撥新河任事應役並陳建設堤夫查復淺夫改移驛遞分定職守申明漕規蠲免稅糧諸事皆從之六月新河鮎魚口等處山水暴決漂沒漕船數百艘人民多溺死衡請從東邵開支河三道以分洩之又開支河於東邵之上歷東滄橋以達百中橋鑿通豸秉溝諸處使水入赤山呂孟諸湖下境山而去至沙河則築黃甫等壩於支河下使水從鮎魚等泉以出更於泉所對處開塘築堤以納其流而殺其勢其楊莊

南陽佃戶屯留城諸閘改建修理工皆不可已者帝
從其言二年十月衡奏黃甫東邵宋家口王家口至
牙裏溝續挑支河成河四道皆民田乞昭陽湖官地
及淤平舊渠償之詔可三年四月總理河道都御史
翁大立言漕河故資泉水而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
積潴則涸故漕河以東皆有水攢非有湖爲之宣洩
則潰故漕河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經畫遠到
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
漫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潴蓄之地爲慮
周矣然必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宜大興人夫由回回

墓一帶開通以達鴻溝令穀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即濬鴻溝廢渠引昭陽湖水沿渠東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又可得田數千頃使民樹藝其中計畝出賦亦足少資河渠費從之閏六月大立言薛河水宿稱湍悍令盡注於赤山湖入微山湖以達於呂孟湖此尚書朱衡成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煩黃流填淤地形高仰秋水時至翕納無多而浸淫平野民田失其利又微山湖之西爲馬家橋草創一堤開爲運道但以尋丈之址土猶未堅而夾流撼之必有傾圮宜鑿邵家煩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

湖地可畊可堤不潰更爲馬家橋建減水一閘視旱
澇爲啓閉斯通漕長策從之七月河決沛縣等處糧
運二千餘艘不得進九月大立言臣按行徐州循房
山踰梁山及於景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
千里間相地形可別開一河以漕而其利有十自秦
溝濁河至徐洪狂濶遠不相涉依山爲堤無復憂泛
溢且牽挽易其茶城淤淺盤剝費悉省視舊河旣近
驛夫可減驛路改從新堤尤徑直併裁徐呂募夫徑
夫又令集沛縣長堤計當百里便可緩其役饑民替
替有此興作亦合救荒弭盜術舊河棄以爲壑即決

穀亭沛縣從鴻溝洩經小浮橋下徐洪運道不梗顧
亦有三難地浜溝當作大壩接黑龍潭堤至碭山壩
西別穿一渠抵舊河遠出茶城費大不貲又歲方薦
饑工給不以時民怨易生矧役二萬人仍聽休番淹
以歲月謗議必集臣愚恐不足辦幸集廷臣議之詔
如議以行十二月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濟淮安漕
河自板閘至西湖嘴垂成復塞奏請工費因言清口
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黃溢淮河高家澗七十餘
里宜築堰以防淮溢兼塞草灣決口聞寶應月河皆
宜並舉命酌議以聞四年四月大立請留漕糧二萬

六千石集饑民修築高郵等處剝蝕河堤從之六月
大立奏淮河及鴻溝境山等處䟽濬工訖九月大立
言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水從朱家溝
旁出至清河河南鎮與黃河合聞者異之臣愚以爲
開新莊閘通回船復平江伯陳瑄故道當可無慮獨
黃河睢宿間遷徙未定甚爲陵寢憂請濬古睢河由
宿遷達徐小浮橋以洩二洪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
河一道引下草灣不受衝激患則南北運道皆可保
命新任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如議區畫之越二
日河決邳州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運

道沙墊百有餘里大立請開河口蕭縣二河命以躬
自相度條其利害再議是年季馴築塞諸決河水歸
正流漕船盡出五年四月河復決邳州油房等口漫
淤是頭灣損漕船溺死運軍皆以千計漂沒糧四十
萬餘石於是膠萊海運紛沓議起八月季馴以邳河
決塞淤浚奏帝疑漕運方遲何輒工竣遣左給事中
雒遵往勘之九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爌等會議疏
浚直隸常鎮寧國及浙江海寧崇德等處漕河仍請
開復練湖濟運報可十二月遵還奏王家口初決黃
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使此時稍緩築堤一

月則漕船皆出漫坡矣乃季馴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溜坐視陷沒宜與爓並罷帝命閒住六年閏二月遵會勘淤口河奏取道雖捷施工實難地高多伏石且築堤湖中功費無算命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履勘以聞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請開海運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洎天津歲兌二十萬石佐河運之缺允其奏詳海運六月衡言淤河三難乞寢其議十月衡言漕河自儀真至張家灣凡二千八百餘里中分四股勢各有異儀真至清江浦與臨清至張家灣皆遠隔黃河茶城至臨清則開

諸泉爲河最與黃河近清河至茶城則黃河即漕河是茶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而出防河即所以保運也故自茶城至宿遷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缺口蓋以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諸處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堤蓋以防黃河之入則正湖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浚故河深水束無旁決中潰之虞然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堤七十里接古北堤與徐邳一帶新堤外別築遙堤皆急當修舉詔如議萬曆元年正月恭創

建瓜洲二閘工完自時家洲達花園港開渠長六里有奇又檄濬蘇松常鎮河道建三汊河東水予橋自是吳浙之運與江西湖廣徵法相同四月衡覆給事中朱南雍疏言治河之法杜惠銷萌者上次則隨時補獎或築堤岝以防其奔潰或建閘堰以嚴其蓄洩或導合流以盪其壅滯或探上源以遏其衝突此外更無奇策今防奔潰則徐邳之遙堤當舉豐沛之長堤當加嚴蓄洩則境山之石閘當復呂孟等湖之減水閘當建盪壅滯則茶城之合秦溝清江口之合淮水當分布官夫大加疏濬遏衝突則武家口煉城鋼

瓦廂等處之側灣當布列夫料預築埽臺河南山來
之朱黃堤與縷水南堤當增高厚乞勅河道諸臣悉
心經理務圖久計從之是月衡又覆恭請復淮南平
水諸閘謂高寶諸湖周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
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
堤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
爲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
淤厚湖之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濬勤則湖愈
深而堤厚意至遠也此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堤即
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隄爲死障矣畏濬

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實爲孟城矣又謂湖漕勿堤與無漕同湖堤勿閘與無堤同陳平江大置減水閘數十湖水溢則瀉以利堤落則閉以利漕最爲完計積久而減水故迹不可復得湖駸駸且沉堤矣今建復平水閘閘欲密密則水疏無脹悶患閘欲狹狹則勢緩無齧決虞於儀真設二江都設一高郵設十寶應設八山陽設二凡二十三閘淺則五十有一各設撈淺小船二淺夫十又建天妃閘時啓時閉而省挑浚修境山閘有留有接而省盤剝漕運灌溉公私胥利之六月都給

事中賈三近請停海運九月恭奏今年秋初河漲汚
池縣張成口深五丈許又暴發淪徐州臣已合屬拊
口堤百餘丈通茶城口淤十餘里正河安流回空船
皆速出部言今歲河道通利糧餉早達乃聞茶城近
口淤淺以致空運阻滯不得南還者船數千計新運
勢必有愆且茶城日淤一日仍宜境山上下高建一
閘沙灌則閉而不受水積則放以衝之至於徐邳堤
岸土疏浪激目前房村之役甫合旋決可爲明鑒亦
宜仍照前議再築遙堤一應河防事宜必須兼聽集
思求建長治之策都給事中朱南雍劾恭隱蔽溺職

宜罪帝切責之二年三月恭言自花園港上下閘成
迄今兩年江南糧運直達省費不貲但上閘重建方
畢下閘衝嘗又壞合將瓜洲應改下閘及詹家洲增
建中閘作速興舉從之三年二月總理河道都御史
傅希摯請開加河謂上起泉河口下至大河口計長五
百餘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此天所以資漕也因爲
陳八利條四議章下戶工二部旋命給事中侯于趙
往會希摯確議以行于趙謂當徐議部覆亦以開加
宜緩俱失旨七月御史劉光國言天妃閘地勢高於
通濟閘淮水灌滋多於黃水宜將通濟及福興新莊

增卑培薄務期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每五月後九
月前嚴加封閉惟回空船至隔日一起不許別項越
規擅進先是國初糧運自瓜儀至淮安謂之裏河俱
分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及平江伯開
清江浦河始由天妃口徑達黃河仍設以閘歲春夏
交重運一畢即閉與黃水絕其後漕規漸弛閘不能
封黃水灌入乃議塞天妃口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
閘以通淮水嗣又閘廢不修黃水盛大淮亦因之於
是高寶湖堤潰無虛日鹽興下河歲歲被災矣至是
光國上言從之八月高郵西堤夾清水潭丁志等口

九月尚書劉應節請開膠萊河命侍郎徐拭往同山東撫按官會議以聞詳膠萊河是年河從崔鎮決而北淮從高家堰決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淮安城宛在水中知府邵元哲併力修堰兼開菊花潭淺三城水東方芻米以通四年正月總督漕運侍郎張紳以清水潭決堤未就新運且至欲令糧船暫由園子田以行巡按御史陳功則稱園子田淺溢且湖濶四十餘里難牽挽風無長順如稽阻何于趙以漕務重大恐過淮後期乞勅所司亟行修治因請以淮南運道命總漕以淮北運道命總河分任則易爲功就

近則不後時從之三月總督漕運侍郎吳桂芳言高郵湖老堤爲平江伯陳瑄所建運船俱行湖內因有風濤患侍郎白昂遂越民田三里許開康濟河通餉避湖中爲土堤東爲石堤起訖處兩建閘焉中堤之中田成數萬頃則園子田也一時安流軍民便之但河去太遠老堤瞻顧不及遂至水入園子田又成一湖而中堤旣圯東堤獨受數百里湖水湍激昨歲清水渾之決固勢所必至者宜傍老堤爲月河只修築東西二堤使牽挽循之費省而工易舉並條四議以上部請覆勘帝謂桂芳旣受委任卽如議行是年元

哲修築淮安長堤並疏鹽城石碇口下流入海五年
三月京口漕河淺涸御史郭思極請亟復練湖以資
蓄洩爲運道經久計並修孟濱河俾得旁通舟楫則
運開啓閉以時皆於漕政有裨詳江南河時御史陳
世寶亦以爲言又請補寶應湖古堤以固其外於古
堤之東再起一堤通月河而使運舟行其中又儀真
江口去閘太遠當即上下迄邇十數丈各增建閘一
潮欲來預啓板以迎之潮方落即下板以截之其船
盡令入閘得免遲滯又瓜洲河港屯船塢宜挑浚深
廣使船之先入者屯聚於內而鹽壩東別開曲港與

新聞外港合使後至之船續泊之則金山掛江之險
可避皆從之閏八月御史尹良任言孟清口渡江入
白塔河抵灣頭爲運道捷徑自宣德七年陳瑄始開
至正統四年武興復閉今既再通則自河渡江入黃
家港水雖濶而平且由黃家港至泰興以達高郵漕
河僅二百餘里不復涉瓜儀之險至京口乘風北渡
者瞬息收舻但金山而下高浪澎湃設中流遇風則
瓜鎮之入閘者未盡而京口之出江者難回必有漂
沒患惟鎮江西北甘露港約長十餘里夾岬洲田宜
令濶濬以便收泊命踏勘以行十二月桂芳奏高郵

湖土石二堤新開漕河南北二閘及老堤加高石層
增設護堤木城各工竣事報聞是年桂芳又與元哲
增築山陽長堤自板閘至黃浦閘通濟閘建興文閘
修新莊諸閘築清江浦南堤創板閘漕堤北接舊堤
南接新堤板閘即故移風閘六年五月總理河漕都
御史潘季馴築高家堰堤亘六十里大澗口等處石
堤三千一百一十丈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
湖以捍淮東侵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
以制河南溢又修寶應八淺堤一千五百七十餘丈
甃石八十五丈改建通濟閘於甘羅城北亦曰天妃

開初陳瑄鑿清江浦通河淮二水計河流濁甚必至
激阻乃設閘定制入伏運盡即閉閘築輓壩官民船
皆從壩車盤秋深水落始復開壩由閘歲久法弛天
妃閘全納濁流運艘阻滯嘉靖末乃改置閘於浦南
三里溝以就淮水隆慶間萬恭言漕運舊道天妃口
入河路甚徑後河漲逆入天妃口遂致清口淤積乃
議塞天妃閘開新河以行及伏秋河水盛發西擁淮
流數十里併灌淤新河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淤始達
清口則天妃閘猶利也因復開之無何啓閉不時淤
塞益甚舊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僅可通舟至是

改建閘專向淮水使河不得直射因廢圻新莊閘又
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加築禮智二壩修高
寶沿岍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於是故道盡復
漕河大治一時淮揚瀕河沮洳之地皆爲膏腴十年
六月總督漕運尚書凌雲翼開永濟河成傍淮安漕
河起窰灣至楊家澗三十里皆舊有河形歷武家墩
迤東又十五里開渠直接通濟閘出口更置閘三以
備清浦險是年郎中陳瑛移河口於茶城東八里創
建古洪內華二閘水漲則閉以避淤水退輒啓之資
其衝刷時大以爲便十三年六月寶應月河工竣先

是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平江伯築堤湖東蓄水
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爲八淺匯爲六渾
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洶湧漫入累年
溺人民害運乃議開月河至是成賜名弘濟尋以閘
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八月郎中許應遠以弘濟餘
料修築高郵護城堤杭家嘴六百丈小湖口堤五百
三十丈及寶應界首湖堤亘三里十六年四月從都
給事中常居敬言增築鎮口閘先是汶泗清流假道
茶城出會黃河自隆慶四年至萬曆十一年每濁流
倒灌稽阻運船遂改漕河從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

二閘後黃河水發河與閘平淤塞益遠自此鎮口閘
既築距河僅八十丈糧運利之十七年十一月巡撫
應天都御史周繼言武進橫林等處漕河淤淺見底
亟請發帑疏濬命於河道漕運修河正項動支是年
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鎮口古洪東傍山麓西
多平曠河所經流更無隄防水一出岍即橫截閘河
因於塔山支河接築縷堤又於茶城舊漕河牛角灣
築壩東接塔山西接長堤凡二里許壩地本河身又
即其南舊縷堤支將軍廟起築堤與塔山接以捍衛
之溺流無所入季馴是年又建召伯湖石堤一道亘

二千二百八十五丈補舊堤六百一十三丈十九年
十月淮湖大漲衝江都淳家灣石堤及召伯鎮南壩
並高郵中堤朱家墩清水潭皆決耶中黃曰謹尋築
塞之是年山陽堤亦決二十一年五月恒雨不已漕
河泛溢潰濟寧及淮湖堤岝總理河道尚書舒應龍
議於濟寧上下築垸城開壩遏汶水之南開馬踏湖
月河口導汶水之北議於淮湖開通濟閘放月河土
壩及文華寺壩以殺洶湧勢從其奏二十三年三月
都給事中吳應明言河淮二流交會清口而海口則
其尾閘也因河遷徙不常故設遙堤縷堤束水歸漕乃

水過沙停河身日高今逐清口以外濁流阻遏清口
以內積淤橫截強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浮
沙上於是猶蓄肝洩爲陵患甚先年張貞觀議自腰
鋪開一支河歸之草灣河或從清河南岸別開小河
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閘啓閉一遇糧運
淺澁即行此河亦策之善者命詳勘舉行是年高郵
中堤復決及七鰲柳高家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築
塞甃以石二十四年八月濟南取漕河時分黃導淮
工將告竣總督河道尚書楊一魁言舊河濶二百餘
丈尚有縷堤遙堤以求之新渠旣狹土復不堅宜再

開三十丈廣其容納亦倣遙樓制所築厚堤一道以
固衝激其王家口周三莊皆糧運經由處尤宜深浚
堅築於牽輓始便又言高寶諸湖原係沃壤自淮黃
逆壅受決即歲加堤捍猶多昏墊幸今分導已成入
江入海之路皆治應於涇河子嬰溝全家灣以及瓜
儀關併爲開浚大放湖水就湖疏渠使與高寶月河
通不但漕無風波之險而水涸成田亦可給民耕種
命如議行十月部請會勘漕河黃堍口應塞應止報
可一魁謂於運道無傷且往年河注徐邳下流壅塞
今得黃堍分流暴漲皆洩鎮口尤有利總督漕運都

御史褚鐵則謂黃堦旁洩太多徐邳之河幾奪力請
塞之漕臣主漕河臣主河各自爲見詳黃河二十五
年四月一魁議挑李吉口請寬漕船過洪限許之時
黃堦久決漫溢夏邑永城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
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小浮橋漸微二洪欲
涸運道淺滯一魁漕李吉口挽黃流以濟之淦沒民
田廬不治二十六年六月命侍郎劉東星總理河漕東
星守一魁舊議河徙日南黃堦下李吉口淤淤日高
北流遂絕入冬東星即其地開一小河備春夏引水
下徐州濟運然至秋即淤終東星任三年皆然二十

七年四月揚州城南二里橋河勢直洩爲鹽漕梗御
史楊光訓檄知府郭光復開自橋口西折而東由姚
家溝以入舊河名寶帶新河二十八年正月東星開
召伯埭月河長十有八里濶十丈有奇南北建金門
石閘二座減水石閘一座漕運及官民舟行者於是
湖險永絕十一月東星開界首鎮月河長一千八百
九十丈建金門石閘如召伯埭制二十九年九月左
給事中張問達言自黃埭決而南徙徐邳幾至斷流
東星關趙家園循賈魯所濬故道凡四十里接黃流
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漕河復采舊議力

開汴河引汶泗泉源水以爲運道經久之謀心良苦
矣乃加工未就而趙家園已淤糧艘停擱且幾一月
及入閘以北所在又皆淺淤過洪遲抵壩復遲交倉
遲回空愈遲自今徂冬爲日無幾乞勅河臣早計務
使來年接運有賴章下所司十二月尚書楊一魁履
御史高舉河漕三策以塞黃埧口濬淤道爲正策成
汴河濟漕艘爲旁策復海運防河運之窮爲備策帝
命治河官速行浚淤堵決汴河亦着備用海運行撫
按勘議三十年閏二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議
自鎮口閘至磨兒莊做閘河制每三十里建置一閘

依時啓閉以行新運及濬堅城鎮口上下河渠請留
漕糧濟用工科駁議截漕非計詔許便宜興工五月
高郵北關小閘口潰決郎中顧雲鳳築塞之三十一
年三月清口涸阻運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言黃淮
交會衝刷日深一日勢不能復溢而上所恃淮南高
寶諸湖水北引接運宜建閘節用勿使旁洩從之七
月河決蘇家莊患豐沛衝漕河而東三十二年八月
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奏漕船由泇行者已三分有
二時化龍以河侵運道漕事可虞於是大挑泇河自
直河口至李家港開拓凡二百六十有餘里三十三

年正月化龍言比年治河緩於隄防急於挑濬以至
堤壞水溢是何不取河勢觀之也河北岸自曹縣以
下無入張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路惟是向
來運道由徐邳以達鎮口故河北決曹單豐沛間則
從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
從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道涸計今如河將成則自
直河至夏鎮勢三百六十里之迂途而爲二百六十
里之捷徑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者持運道之利害
寡矣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爲沼決曹則曹其魚
與失豐沛徐邳魚碭數百萬生命盡遙遙懸此一線

薄堤築防其敢緩乎至中州有更重者荆隆口銅瓦
廂等處皆入張秋路孫家渡野雞岡及蒙牆等處皆
入淮路運與陵且俱係之使隄守誠固則上無泛衍
下必順流不然下雖通行上且旁奪此一恒人所能
辨也前歲水行堤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
灌矣昨歲水分堤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
矣倒灌之說興築塞之勢緩卒之堤潰河淤而取道
昭陽湖而南者其水自如安見其倒灌也又何不取
地勢觀之自朱旺口由范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
上下相較約低三四尺北高南下槩可知矣若水入

新河分行縱伏秋暴漲不過溢岸而止豈能自卑趨
高自下趨上哉上堤一守則河決必在朱旺間固自
然之勢也又倒灌乎何有臣請西自開歸東至徐邳
必無不守之地土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
則河漕俱無廢失矣命新任總河嚴加申飭五月總
理河道侍郎曹時聘奏加河底績漕運通行四十一
年十一月總督漕運侍郎陳薦開寶應弘濟北月河
一道長一百三十丈南月河一道長一百五十丈建
近湖西堤九淺七淺滾水石壩二座時弘濟南北間
每夏秋淮漲吞吐不及舟多覆溺至是分殺河怒水

溜遂平四十四年五月御史朱堦言歲漕由江過淮
出黃抵邳水常虞溢由加入汶歷閘抵衛水常虞涸
此大畧也自夏鎮而北別無運道惟閘河是賴先時
強半枯竭尚書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
以成河復導泗沂諸水以佐之汶雖出全流以奉漕
然行遠而勢已微及至南旺又左右分其流源非崑
崙其何堪尾閘多洩耶况此泉遇夏秋而漲冬春而
涸且有雨而漲無雨即夏秋亦涸先臣早知其不可
恃也故於沿河陂澤如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
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泛聽其溢而豬之湖

漕河水消決其蓄而注之漕積泄有法旱澇恃以無
恐無何歲久禁弛其間昭陽一湖已作藩田餘亦多
爲勢豪所占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
索水櫃茫無知者乞勅河臣清查先年濟運諸湖亟
築堤壩斗門庶節儲有餘漕不困於旱乾矣從之是
年河復決狼矢溝由蛤鰓周柳等湖灌汴河出直口
運船難行薦聞武河等口洩水定其險四十五年七
月築黃浦閘南岸抵射陽湖亘五十里明年築北岸
五千九百有餘丈四十七年八月修高郵甯港口迄
南石堤十月浚江都三汊河及界首鎮漕河淤淺天

啓元年 月淮安知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
塞王公祠裏河決口二年四月增培寶應一淺等處
衝甯湖岸三年七月山陽決外河乾溝決馬湖閘月
壩尋皆就塞建清口磯嘴遏大王廟分水上游勢築
高郵中堤長六百四十四丈八月界首漕河復淤水
且涸時市猾擅淺剝利屢濬無功至是悉置之法乃
即淺淤處先築草壩束水衝刷之然後加濬漕以無
梗九月築露筋祠湖口堤內堅椿板外固磚石沿堤
密蔣茭柳雖西風鼓浪無拍激壞舟患十一月濬淮
安永濟新河先萬曆十年運船由清江浦出口多艱

阻乃開是河行一年而閉及三十九年復開壩濟運亦旋塞而淮安正河遂歷三十餘年未經濬治故議先挑新河使皆深濶以待回空運船放水南下四年二月濬淮安正河自許家閘至惠濟祠長一千四百一十六丈復堵許家閘埽工十丈餘建通濟月河小閘正河通流重運經行無阻乃復作壩閉新河九月築淮安包家園韓信港護堤長一千六百丈十一月工竣淮安當南北孔道商賈輻輳國家設總督漕運大臣歲漕粟四百萬石以資京師皆出其城下誠重地也而城堞如在釜底惟恃數尺土堤禦黃淮諸湖

滔天之勢培薄無地增高非策堤日以加城堞日以
下囊泥包土長列城門居民終歲惴惴爲壑焉五年
四月開通濟河成時王家集磨兒莊諸處溜日甚及
冬糧運始畢於是漕儲叅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
爲漕計命同知宋士中從泃口迤東抵宿遷陳口復
沂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九
十丈疏馬頰河口淤沙三百三十丈以上接泃流下
避劉口險疏三泃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一百七
十五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迤下二十里以
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東水歸一因勢

疏導遂成通漕取以挑河之土築堤緯道亦備計河
五十七里堤八千七百四十七丈工既竣名通濟新
河是年糧運六千餘艘及南糧從新河並進而劉口
磨兒莊諸險無復患明年總理河道侍郎李從心檄
開陳溝平地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併爲河以竟前
功崇禎元年 月丹徒知縣石確深濬漕河四年
月淮安蘇家嘴新溝大壩並決水不入海灌沒山鹽
高泰諸州縣民田五年 月決建義北壩是年總理
河道尚書朱光祚疏治駱馬湖避十三大險名順濟
河六年五月漕河淺阻奪光祚官是年良城至徐塘

淤爲平陸七年

月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請挑儀

真新城口舊河塘開備運八年

月駱馬湖淤阻榮

嗣開河徐宿引注黃水尋以經理無策被劾總理河

道侍郎周鼎專力加河改迂爲直浚麥湖支河築王

母山前後壩勝陽山東堤馬蹄厓十字河攔水壩挑

良城閘抵徐塘口六千二十丈九年四月加河重濬

成由宿遷陳溝口合大河東南運艘悉由以出十年

月鼎增修高家堰及新溝樣田營堤添築天妃壩

運口石工遏淮敵黃以防內灌又疏陳南旺事宜去

彭口砂堰濬劉呂莊至黃林莊一百六十里復築春

秋土壩及清理水櫃嚴局開座諸事皆從之十二年

月鼎以運阻革職十三年月漕河涸切責總理

河道侍郎張國維十四年月山東盜李青山數千

人焚張秋糧船運道俱塞兗州同知李芳蘊往招之

賊款服皆願自効人給一畚鍤奮力齊作數日河通

十五年月國維濟淮揚漕河三百餘里十七年

月築濟寧壩障水禦賊明垂三百年河漕歲有事勞

亦太甚然既無海洋不測之險又不至十鍾而致一

石法誠善也盡江河之地利以供天庾轉輸不絕後

世於是乎取法矣

明史卷八十九

志六十三

河渠五

通惠河
密雲河

白河
薊州河

桑乾河
昌平河

盧溝河
海沱河

沁河

漳河

衛河

會通河

通惠河即大通河源出昌平白浮村神仙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玉泉遠甕山後匯爲七里灤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潭禁城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折而南出玉河橋水東門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一百六十四里有奇元初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名惠焉又以

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窰山三閘水衝決隄岍百六十丈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修治以時從之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景泰二年正月修玉河東西堤天順二年十一月再修成化元年四月又修七年十月尚書楊鼎侍郎喬毅上浚通惠河議初漕運總兵官楊茂奏每歲漕運抵張家灣即舍舟從車轉至都下其僱直所

費不貲通州距京四十餘里舊有通惠河水道石閘尚存深約二尺許不煩挑濬惟一修閘瀦水令運糧衛所攢造小舟挨剝次運則窮軍得省車費困憊亦少蘇下工部會廷臣集議僉謂此河開通誠益國計但地形水勢宜遣大臣會漕運叅將袁佑前往相度帝乃命鼎毅又諭以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尤便當通行勘明於是鼎毅偕佑詣元人引水處及各河道故跡往來審視者久之上言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故道不可復行

且元人舊引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山陵恐地脉有妨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亦難導引若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舊無河源因正統年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壕口以洩之始有三里河名今用此河必須增引別流相濟如引西湖草橋其源出王匠局馬跑等處地泉亦不深遠元時曾一用金口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尋亦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滙西湖誠從西湖源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諸泉水從高梁河量分其半仍從金水河

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惠更將洩入三里河水
關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旱澇爲啓閉底運舟獲
近倉甚便下所司八年正月工部言鼎議自西山玉
泉並京城壕及抵張家灣河道俱宜修濬已發軍夫
九萬人治之會災異詔罷諸役而修河一事宜取旨
帝命量發四萬人先浚城壕其通州一路俟工竣以
聞九年九月修金水河堤十一年十二月命內官監
張端侍郎劉昭侯修城畢以所督軍夫修玉河堤岸
八月勅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
督漕卒浚舊通惠河十二年六月浚通惠河成自都

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浚漕泉三
增開四漕舟稍通是河元時引昌平三泉後俱有妨
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制窄狹易溢易涸故不
踰二載澀滯如舊正德二年九月郎中郝海員外郎
畢昭等復修通惠河嘉靖六年十月命戶工二部豫
具開濬通惠河工料來春興役先是御史吳仲言通
惠河元郭守敬疏鑿有明效先朝平江伯陳銳亦已
奏功嗣屢經請復皆爲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
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銀二十餘
萬又歷考往代漕運如漢唐宋皆從汴渭直達京師

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令京軍往支糧通州
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又多間道設敵因鄉導輕騎
疾馳突燬倉庾則京師坐困大可憂誠定議修浚
車夫量運以試之俟渠成盡抵京倉此興利杜患一
舉兩得矣帝曰疏濬開河誠便漕要務屢議修復輒
爲奸阻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必商國計有補則浮
言不足恤其即遣官相度以聞因命侍郎王軌何詔
及仲往至是軌等上言漕運實國家大政容受之多
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開通惠誠利臣等奉
命行視從大通橋度地形高白河可六丈餘若大濬

使深至七丈於以通引白河令漕舟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謂濬修河閘但通流閘坐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闕闕衝市不便轉盤從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築之使通普濟閘甚徑易可省四閘兩闕轉盤力計費修閘濬渠築壩約可一萬兩造船約可一萬五百兩請勅部議官督修帝以爲然十一月尚書桂萼言浚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帝以其疏示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轉盤法大可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言憲宗朝命

陳銳督理時已通運屬有黑背異竟尼訛言至今恨之宜亟令修濬如萼所論恐未易見功帝深是之七年六月御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使陳璠奉勅開濬通惠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原設官吏聞夫以罷運裁減俱宜復原額舊閘門隘小恐水洩不及慶豐上閘平津中間今已不用宜拆運通州西水關外改建之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脩船俱宜酌處疏入帝嘉悅賞賚五事悉允行之仲又請留原差郎中何棟督理爲經久計

並從其言九年正月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時仲陞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詔付史館采入會典仍令工部刊行崇禎元年 月勅總督倉場侍郎及管理通惠河郎中先期浚河以待漕運從御史李遵言也

白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胥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州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楊村以北勢若建瓴而底多淤沙夏秋水漲則病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

衝潰徙改頗與黃河同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瑯琊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即白河也其爲漕舊矣唐明皇
運青萊粟浮海以給幽并兵宋亦以之通運關南俱
資其利有明漕運總會藉焉利始極其大矣而漕治
常有事顧亦功力易施永樂十二年九月武清河決
要兒渡六百五十餘丈二十一年七月築通州抵直
沽河岬宣德三年十二月決通州要兒渡水從東注
正河淺澀發民夫築之四年二月命隆平侯張信督
在京備搃軍士萬五千人協修河西決口正統元年
八月白河新築堤決都指揮陳亨請起就近軍民夫

修築之二年二月命五軍營各發軍夫一萬工部發畿內民夫一萬築要兒渡復開河西務通濟河導白水南行人運詳漕河三年三月工部言通州白河自元年決要兒等口爲災甚請令鎮守指都揮及通州役夫捍塞帝曰決河非細事再踰年始言何緩也詔下府尹等官於獄命部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以安流每淺設鋪置夫專守疏築招呼重運避淺以行五年十月香河知縣張嵩請修白河堤以保民田帝嘉納之成化六年七月修築通州至武清萊家口決堤一十九處正德二年九月郎中

郝海等復修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間十有二壩四十有一嘉靖三十四年二月都御史楊博疏請開密雲白河以濟糧運於楊莊築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與潮河水合從之萬曆三十一年八月工部議將通州張家灣天津一帶白河委官調集各屬額派淺夫設法挑濬務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於兩岸築堤以防水發俟驗果有成效後著爲令每年糧運將集預先疏濬以待從之

桑乾河即盧溝上源與渾河俱一水也發朔州馬邑金龍池百斛湧泉迤邐東下從大同古定橋抵宣府

保安川爲元人運道又流而至盧溝會於天津起盧溝橋務里村達古定皆可行舟議者欲通宣大運以中道有石阻湍險不果行洪武十六年四月霸州知州言桑乾河自固安縣至高家莊八十里及城西支河二十里城南支河三十五里年久湮塞乞役民修浚詔俟農隙爲之宣德十年七月修桑乾河橋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御史宋儀望言桑乾河出金龍池下寬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盧溝約可千餘里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宣府則黑龍灣有峻崖頗險但二處僅四十五里其水至淺亦二三尺許撫臣侯鉞嘗

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皆坦行無虞更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明甚又都御史趙錦嘗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誠令疏鑿以漕而河水深廣又得以捍戎馬乃兩利也部議遠河重役俟詳計舉行已而報罷三十九年九月都御史李文進奏大同邊儲缺乏米價翔貴乞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程計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程計八十八里應造船二百六十隻置贏三百五十頭夫役一千三百四十人官十九員春秋二運

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部議桑乾非係常河泛則迅激難制涸則一帶不通又多山石阻礙每議輒止今既定有成畫當令如議舉行如或中窒亦即從實奏罷帝以爲是

盧溝河發於太原之天池東南入直沽下海其來也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焉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爲渾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漕河仍從盧溝名是河過懷來東行兩山間不

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
震盪遷徙弗常特重修築功永樂七年六月遣官築
堤渾河賀家口十年七月盧溝河泛溢壞橋及堤岸
八百二十丈沒官民田廬溺死人畜帝命發卒治之
且憫其被災甚特撫恤有加洪熙元年七月盧溝河
復溢決東狼窩口隄岸百餘丈行在工部以聞詔發
軍民協築宣德三年六月水漲渾河潰崩盧溝隄命
都督府役軍民晝夜併力治之九年八月工部言渾
河東狼窩口所決堤岸已發軍夫二千五百人修築
工力未足請調無災郡縣丁壯協修如河間真定保

定三府可役詔從之以都督鄭銘董其事正統元年
七月命侍郎李庸修狼窩口及盧溝橋小屯廠等處
潰岬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軍夫二萬人度可令六
月罷帝俞所請於是大興卒修治視築陵堰役費加
倍而堅實亦過之五年六月復命庸往治渾河漲決
龍王廟南石隄七年十一月築渾河口成化七年十
一月霸州知州蔣愷言城北有草橋界河一道上接
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流西南道
經固安諸縣抵霸州新河一帶屢衝決爲民患近決
孫家口東溢請因入海故道從三角淀抵小直沽修

築堤岸使順流而注免後害詔順天府官相度行之
十九年正月命侍郎杜謙督理盧溝堤岸弘治二年
八月河決楊木廠堤壞命新寧伯譚祐侍郎陳政同
內官李興等督官軍二萬人築之正德元年二月又
決狼窩口命修衝圯堤岸六百餘丈嘉靖十年十月
郎中陸時雍言盧溝河下流支渠皆已淤宜及時修
濬導達於海從之三十四年四月詔修盧溝河自柳
林通雞鷲房入草橋大河四十一年八月命尚書雷
禮修盧溝河岸禮行視上言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
莊園入直沽下海沙澱十餘里稍東岔河一道從固

安抵直沽所在勢高今可先濬大河令岔河水歸故
道然後築長堤以固之決口地下土疏水流急人力
難以驟施西岸故堤綿亘八百丈其遺址可按宜委
官分區併築又逼橋東西岸俟堤工竟便宜累石重
甃始堅久詔如議四十二年五月工竣其東西岸各
分八區區約五十丈凡爲石堤九百六十丈又涿州
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曰胡良河良鄉自磁家務發
源潛流地中至縣出曰琉璃河皆東入渾河歲貢州
縣官䟽治

密雲河運密雲官軍餉也本曰河上流自欄山而下

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舟楫通行成化八年二月
鎮守密雲官奏將密雲該管屯所並義勇諸衛及水
衛各官舍餘每三名用一協築潮白二河堤壩俟工
竣照例休放時以役卒作治屬兼修古北口城垣工
浩大而軍夫多逃故有是請部議從之嘉靖三十四
年二月都御史楊博請濬密雲河濟運仍於城西修
築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從之隆慶六年七月初
通漕運於密雲尋復漕糧五萬石先是總督侍郎劉
應節言邊備以儲餉爲急務軍需以漕輓爲便密雲
一城環控白潮二水若天開以便漕者向二水分流

至牛欄山始合故剝船自通州而上者亦至牛欄山
止若從陸運至龍慶倉軍民輓輸之若水次露積之
虞難以悉狀幸白水徙流西城下去潮水不二百武
前於城東北已築三合土隄障水防城近又疏渠於
上埴壩於下邀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漕深便剝船可
達密雲無疑漕渠旣通漕額宜復蓋密雲經費視諸
鎮獨多其糧料視諸鎮獨貴舊額運昌平共十八萬
石餘今止十四萬石餘密雲僅得十萬石有奇雖益
以屯糧民運能濟幾何所賴止有召商一法然邊鄙
民貧每至簽商若驅就陷甯豈足終恃顧查通倉粟

米每至腐積各軍領者每爲感額若遺通倉五萬石
漕於密雲扣密雲折色三萬五千兩存留太倉給京
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有實惠密雲免商苦此
外尚欠二萬石則聽本鎮節縮區處及言設立曬場
成造剝船等事部覆俱從之

薊州河運薊州官軍餉也明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
海轉餉薊州時有漂沒天順二年十二月都督宋勝
御史李敏奏開直沽河初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京
並直隸各衛歲用旗丁六千三百名船三百五十艘
運糧三十萬石至薊州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餘里卒

遇風濤多覆溺竊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海合
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僅
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巡按等官行
視可否於是勝等言便濶宜五丈深宜丈有半作者
一萬人官給糧具俟來歲春和農隙舉其事詔從之
成化二年四月濬薊州新開沽河二十年正月發薊
州軍民濬鴉鴻橋河道並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又
發寶坻縣軍民浚薊州新開沽河二十三年二月工
部奏直沽海口新開沽河側應三年一濬乞如例遣
該御史李田等疏濬從之弘治三年二月濬直沽東

海口及新開沽河一帶十七年四月命都御史洪鍾
及郎中商良輔修濬薊州新港以便漕運正德十六
年九月運糧指揮王瓚奏直沽東北有新河轉運薊
州所司不及時修濬河流淺舟俟潮至方可行每至
邊關匱餉而運卒亦久罷宜勅管河官督濬以時務
令深廣從之嘉靖元年正月定工部官一員會同巡
按御史天津兵備道督治薊州新河二歲一濬以爲
常初海口淤澱運舟從天津入海復折入梁河始達
薊道遠水湍舟數敗天順間鑿通此河弘治初復鑿
四十里行運甚利今歲久復堙故定是令以主事江

冊往十七年二月都御史黨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
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一十六里請發春草
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濬詔可四十五
年十月詔濬豐潤環香河轉運太平等寨軍餉河濬
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便薊州東路後堽廢餉
改從薊州關鎮大不便至是御史鮑承蔭請復河仍
於北濟張官屯鴉鴻橋設三閘以蓄水從之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
州渡口止袤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
隆慶六年十月濬自鞏華城達通州渡口運給長陵

等八衛官軍月糧四萬石遂成通流萬曆元年三月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縣泰峙山循太行掠晉冀逶迤而東至武邑合漳又東北至青縣岔河入衛河下直沽入海九河中所稱徒駭是也今禹貢舊道不可見西漢所置蒲吾渠亦堙沒無跡明初流經藁城後亦不知幾徙或謂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入寧晉會衛入於海此故道也自紫城口衝決東流其故道失而東鹿深州等處多水患洪武十一年二月濬滹沱河建文四年十一月郎中李杲言滹沱河決武強

縣南宜亟修治而民苦不敷乞調旁近軍民共作之
詔可永樂四年九月修真定縣滹沱河白馬口堤岸
十六年七月滹沱河決及磁沙二河水迸溢命有司
修築洪熙元年七月真定府奏入夏久雨滹沱等河
皆漲決堤岸晉定深三州藥城無極饒陽新樂寧晉
五縣低田盡沒宣德六年八月疏滹沱舊河時巡按
御史章聰言真定府滹沱河久淤北山暴決又衝
壞河岸及軍民廬舍舊有護城堤亦受衝潰宜令修
築帝命行在工部發附近居民爲之正統元年九月
獻縣奏滹沱河溢決大都郭龜窩口隄乞命河間衛

軍與縣民協築從之四年九月滹沱河決滄深州民居田稼百餘里命有司修築十一年七月晉州請疏滹沱河故道及修隄岸衝壞者部言水漲未已農務方殷宜俟秋成舉之帝以爲是成化七年十月都御史楊璿言順天河間保定真定四府屢被水患由地勢平行水易潴積而滹沱等河上源隄岸多未盡修率皆低薄以故遇雨輒潰間有官吏欲爲民通利又以彼疆此界心力難協不過決諸東西以隣爲壑耳宜遣官行視索求水道故迹隨宜濬之即近滹沱如衛河等皆一修築則順天以西數郡悉無水患從

之即命賡董其事十八年八月滹沱河溢衝潰河岸
從清平縣抵天津衛八十有六處及大蒙村等屯凡
九處弘治二年四月修滹沱河白馬口及近城堤共
三千九百餘丈十七年十月都御史王沂奏真定城
南滹沱河北年大水內外幾爲巨浸令改挑新河水
患始息知府熊達實有功宜增秩詔陞爲山西布政
司右叅政嘉靖元年七月隄東鹿城西滹沱河決口
修晉州紫城口堤十年十月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滹
沱河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輒衝敗令擬修復如舊
度工費不貲難獨辦宜令廣平順德協濟庶勞費以

均功可立就詔撫按會議以聞十一年四月御史徐汝圭奏滹沱河連歲爲患巡撫都御史林有孚坐視民瘼不行修治賑卹詔有孚對狀勅太僕卿何棟往治之五月棟言滹沱河發渾源州會趨晉州倭蛇以入海但晉州地形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深諸處皆被其患今欲捍塞之宜起藁城張家村至晉州故堤長築十八里高三丈廣三十丈植榆柳諸樹令堅厚足禦奔湍然後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東注之海則順天真保都諸郡水患平矣從之萬曆九年五月給事中顧問言滹沱每遇夏秋水漲漂沒

民田不可勝紀而額糧俱存百姓歲苦輸納大半流
亡於是撫按官日議䟽濬或欲開故道或欲鑿新河
此利被害終非長計莫若將饒陽河間以下水占之
地悉讓爲河動支公帑召募夫役深浚河底使水有
所容堅築河堤使水有所束以圖永久之規其額征
錢糧若必不可除或有見淤沃壤通融起科部是其
言請行撫按查奏從之十年三月增籌保定府雄縣
橫堤八里捍溢滹沱溢水從撫按辛自修教鯤請也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穿太行山東南流三
十里入河南境遠河內縣東北又東南至武陟縣與

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濟漕其一支自武陟小原村
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府凡六十里入衛河隋煬帝
引沁通涿郡即此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
流合御河灌田則沁與衛通隋元已然本明人十年
後河趨陳穎達淮不與沁合乃從武陟東寶家灣開
渠三十餘里引河入沁達徐其後沁水從此盡入黃
河而入衛之故道堙永樂六年正月武陟知縣屠任
言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去年霖雨沁水衝決堤岸
淹沒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九年二月復從武陟
縣請發丁夫修築沁河南北潰岸宣德九年正月新

鄉知縣許宣言北河比年沁河水漲衝決馬曲灣經
獲嘉至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滙爲澤已築堤百丈
防之不能禁宜行懷慶府屬堅築決口俾沁水由故
道患乃息命工部遣官相度役以時興正統三年七
月築武陟沁河決堤四年七月沁河復決景泰三年
七月按察僉事劉清言正統間沁河決馬曲灣入衛因
此沁河衛河黃河三水相通轉輸頗利决口已淤
衛河膠淺舟從黃河以達嘗遇險阻宜遣官相沁河
原決之處濬水資衛軍民運船悉令隨其遠近之便
而轉輸之詔行巡撫各官集議四年八月清復奏東

南漕舟水淺弗能進當自淮入黃河至榮澤轉沁經武陟入馬曲灣裝載岡頭漕一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今張秋之決由沁水合黃河勢遂奔急若引沁水入衛河則張秋亦無衝決患矣行人王宴言閘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河北達衛河遇漲則閉閘如此漕運可永無患計衛輝稅糧十四餘萬每一石令民出石一尺可得一萬四千餘丈每一石令挑河二尺可挑一百六十餘里今所漕地不過二三十里免衛輝一府糧可成其事何惜此小費而棄莫大之利也並下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等覆實以聞五年九

月給事中何陞言臣往使河南見沁河有漏港今已
溢衝成河往來船皆由之其臨清屯聚膠淺之舟若
使之從漏港出沁入黃度二旬便可達於淮近遣官
往勘令以卸糧空船試其險易詔都御史王竑徐有
貞閱之十月罷引沁河議先是王晏疏請漕沁勅以
廉問有司及瀕河故老皆言弗利晏固爭命廷臣會
議吏部尚書王直言地形水勢非可遙度宜遣官行
河相利害帝以爲然於是命侍郎趙榮同晏往已而
榮亦言不利議乃寢天順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
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抵臨清僅有汶水若春月雨

少水微舟必淺宜再別理水源以備按汴梁城北陳橋集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界出漕河每水溢則舟行其間但過陳橋西一舍許稍淺誠開濬分引沁水置二閘啓閉而徐州臨清兩河均得其濟且增衛水可免長垣曹鄆諸處牽輓之勞又江淮民舟由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達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實利甚詔按實以聞成化十九年九月戶部會議沁河其源出太行山下流接徐州漕河每夏秋水泛隄岸多被衝決請於武陟新鄉獲嘉原武陽武封丘祥符諸縣各設主簿一員常巡河道詔

如議二十一年七月侍郎杜謙奏沁衛二河經涉地
遠旱澇濬治須命官督理乞如山東泉源事例設主
事一員從之弘治十一年七月員外郎謝緝言黃河
一支引沁水入漕河先自徐州小浮橋出近來黃河
從歸德南洪決恐牽沁水俱南流徐呂二洪必涸宜
遣官堤歸德決口遏河入徐州再勅管河官以時濬
築沁水淤潰處勿令黃河泛引他流庶幾道濶漕運
利命下所司經度十二年二月漕運總兵官上副使
張鼎引沁河議請將經荊隆等處舊河隨宜修濬倘
後河或南遷即引沁水入渠庶使二洪糧運不致難

阻即令鼎理之時曹縣知縣鄒魯駁議曰夫爲引沁
之說者蓋謂沁水勢緩非河北一入漕河則有源之
水不竭不知引沁必先塞沁所入黃河口處時沁水
無歸勢必散漫淹田廬將俟下流旣通始塞之水
勢搏虛千里不折不至衝山填壑不已害尤甚皇陵
且起木樂店至飛雲橋地以千里計用夫百萬積十
年尙未必成否兼河南山東民困旱澇久矣奈何重
疲之又曹地西北高東南下兼沙土易崩勢或建瓴
而下竊恐張秋之監不遠云萬曆十六年正月都御
史楊一魁請引沁水以濟衛河謂黃河從沁水入衛

由天津下海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欲仿徐有貞廣濟河之勢引沁入衛不使助河爲虐部覆沁水黃河衛水入漕河其來已久頃沁水決木樂蓮花口而東一魁因有導沁入衛之議固亦有見而常居敬往勘謂衛輝府治且卑於河恐有衝激之虞又沁水多沙善淤入漕亦反爲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闊河身則完計也帝是之三十二年十月湖廣茶陵知州范守己言嘉靖六年河決豐沛東溢逾漕侵入昭陽湖時都御史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言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縣陽武起六百餘里至衛水

入舟轉達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紅荊口分流一
通衛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宜遣官踏
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徐沛
之塞下工部詳議適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主開昭陽
湖左新渠世寧議遂不行久之新渠難成復濬故道
因仍至今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
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
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藥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
寧紅荊口之說信矣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
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衛許固

至今存也若於厚決築堤處建一石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爲力亦易計工費不過二三萬兩用夫不過萬餘名而大功成矣乃引漕舟自邳州邇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迄不行

漳河出山西之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入於漕洪武十七年正月河南漳德府奏臨漳縣漳河決宜於磁州築堤以障之詔從其請十八年九月詔修築漳河堤先是帝諭工部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

患雖嘗修築隄防恐不可以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
會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患水者預爲修治至是有
司以黃河漳河沁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數具
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永樂九年五月臨漳
縣主簿趙永中言去年漳河泛溢決縣西南張固村
河口與滏陽河合流低下田土爲河泊不堪耕種今
復修隄防不免決潰虛負民力乞令被災人戶別於
漳河旁近擇高阜荒地開種從之六月修築山西沁
州漳河決堤八月巡按御史朱敏言大名等府漳水
決堤岸滄田禾請發民修築從之十三年十二月河

南磁州言令夏溢漳水溢漂沒田稼乞免一歲稅糧
從之洪熙元年七月臨漳縣奏六月大雨漳溢二河
皆漲衝三塚等村堤岸二十四處命行在工部即發
軍民修築宣德八年六月復築臨漳縣漳溢水決三
塚村諸堤口正統元年十一月臨漳縣奏漳溢河因
沙土填淤以致水溢壞杜村西南堤請及時濬築從
之三年七月廣平順德二府奏漳河決傷禾稼命遣
官覆視四年七月漳河決詔隨宜修築成化八年八
月冬雨漳河溢正德元年十月濬滏陽河河舊在順
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乎

鄉至穆家口會北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
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沿河各築堤以備成
化間舊河淤於新店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洛
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以備之弘治初漳水徙
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
地皆淪沒任縣民高暘等以爲言下巡撫官勘處至
是奏穆家口乃衆河之委請從此先濬仍併濬舊河
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
患可除從之萬曆二十八年九月都給事中王德完
條議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

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折二流於臨漳之南俱在成
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
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
勝漳而令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
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掃捲沙泥病
涸而患在運塞高家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
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
河口固堤障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爲下
策命漕運河道官集議行之

衛河出河南輝縣蘇門山百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

至北直濬縣境淇水入焉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隋大業間引爲永濟渠元又名之曰御河由內黃縣東出至山東館陶縣西漳水合焉又東北至臨清而與會通河合流濁勢盛運道得之始無淺澁虞由此北歷滄德諸州至青縣南合滹沱河又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即漢屯氏河今爲漕河自德州下漸與海近早窄易衝潰永樂元年三月濬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

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帝命廷臣詳議
如何行俟民力稍甦行之五年正月山東東昌府言
衛河堤岸自臨清抵渡口驛衝決凡七處命遣使發
工卒塞之十年正月從御史許堪言命尚書宋禮相
治衛河四月禮言衛河爲患命臣經畫臣自衛輝至
直沽視所在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折流但務隄築
恐復有潰決勞費且益甚臣爲永久計先視會通河
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其處可穿二小渠洩暴水入土
河雖遇驟漲下流衛河自無橫溢患已發軍夫治之
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穿小渠一道蓋自衛河岸東

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中間五里舊有溝渠僅平地
右南七里誠令開通洩水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衛
河亦可亡患約作者三千人期以十日帝是其議詔
俟農暇爲之正統四年十月築青縣衛河隄岸十三
年三月御史林廷舉言元時衛河分引漳水支流永
樂間填淤舊跡去廣平大留村十八里今尚存宜發
丁夫鑿通遏漳水轉入庶免民患且可增衛河以資
漕帝從之十四年九月御史錢清言臨清四閘被黃
河水決上下船皆失利其南舊有撞園灣河可濬令
船自此達衛便詔下管河主事黃瓚等議景泰四年

七月河南叅議豐慶言江南運艘阻於張秋之決坐受其困臣請自清河口入黃河抵開封滎澤轉至衛輝胙城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於衛舟運抵京師

議

者以河初改恐水道不利今舟楫往來不絕何

獨漕是疑帝命漕運都督徐恭覆報嘉靖六年十月詹事霍韜以治河關山東僉事江良材良材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於海宇宙全氣鍾於北迫後南徙全氣遂因遷轉成祖皇帝定鼎神京而全氣

又自南而北令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度地勢導河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獨徐沛患息而京師形勢勝壯且百倍便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抵淇門入於衛達於京師令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汴流至於河陰順流而達衛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便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宜自臨清以北抵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如此可以備旱澇並捍戎馬益起河南北直隸富強之勢便三韜大然其畫具疏上詔議以聞

會通河亦名閘河又謂之泉河自濟寧州北至臨清是也元至元初糧運自浙西涉入江淮邇黃河逆流至中灤乃陸運於淇門入御河達京二十年以江淮運不通乃自濟寧州開河至東平之安山凡百五十里北自奉符爲閘一以遏汶水入流東北自兗州爲閘一以遏泗沂二水亦會流合流出濟寧天井閘分流南北其西北流者至安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御河越六年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餘里引汶

絕濟直歸御河因名會通河明太祖二十四年 月
河決原武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二月命尚書宋禮
濬之四閘月功成運道乃永定焉終明世不廢詳漕
河